

~小孩~

六、七月，初夏/盛暑，平地的溫度，已徘徊在 30-35 °C 間。這是北半球的季節，不適合學子念書。無獨有偶地，全球/北半球，在此季節，有一種假期，「暑假」，長達近二個月，甚達三個月。學校倒也「光明正大」地進入休眠狀態。所有生活事，丟回家裡老爸/老媽/老人去包了，關上校門，寫上期待新學期，秋天再見，撇清了教育責任，似乎倒也乾脆。放了學子一馬，學子們不再有著書包，課業的壓力。打著「暑假」的口號，學校喘口氣，學子呼吸新鮮空氣，咦，曾幾何時「她」，這個最愛，原來也可以這麼地政治味，win-win，雙贏呢？

一首歌，「童年」，記得有些久，是歌手張艾嘉唱的歌吧！

作曲：羅大佑， 編曲：羅大佑

監製：羅大佑， 填詞：羅大佑

池塘邊的榕樹上 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
操場邊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師的粉筆 還在拼命嘰嘰喳喳寫個不停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 才知道功課只作了一點點
總是要等到考試以後 才知道該唸的書都沒有唸
一寸光陰一寸金 老師說過寸金難買寸光陰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
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山裏面有沒有住著神仙
多少的日子裏 總是一個人面對著天空發呆
就這麼好奇 就這麼幻想 這麼孤單的童年

...

盼望著假期 盼望著明天 盼望長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長大的童年

「池塘邊的榕樹上 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小孩」，在歌裡，似乎道盡了，對「她」又愛，又怕的心聲。愛的是「她」的來臨，怕的是「她」的失去。愛與怕裡，不就這麼長大了；愛與怕裡，不就這麼學會每件事而長大；愛與怕裡，不就這麼一直繞旋在生活中，不也就是期待又怕被傷害的口頭禪嗎！

老人坐在山中的一隅，下過山雨的夜，令人舒服而陶醉。清空小孩的夜，格外令人著迷，因為孤獨裡留下「美」的無限想像，一頁頁的紙稿，正逐字烙印生活的點滴感動，在海拔 2000 的山裡，老人的夜，領著心情悸動與著筆觸的留痕。

早上的登山客，總是爭著與早起的鳥兒爭食，山中的早餐，一大清晨，就排著一長龍山友，等著享受美食後，吆喝著再上山，再上海拔 2500 公尺的桃山瀑布。一波又一波的登山客，Park 了車，開始 4.3 公里的山林步道之行。看著大人，小人，男人，女人，氣喘吁吁，頻頻問著下山客，還有多久。友人好心地回著：「加油，再 2 個彎就到了……」。老人跟著再補上：「是啊，二個彎，再三個大彎，以及五個超級轉彎，就到了……。」調皮的老人，出口果真令登山客如洗三溫暖，霎時冷熱交織，啊的一聲，趴在山壁，喊著：「不爬了……。」呵呵！友人戲謔著老人，唉呀，你可真皮啊！他們會被你嚇到腿軟。哈哈哈，還好啦，登山嘛，輕鬆點嘛，路旁都有指標，哈，騙不了他們。只是隨口的一問，無厘頭的一搭，出乎意料的驚奇，搏來山友一笑，是否也有笑傲山林的快感，該也趣談一則吧！

小孩，跟著大人，上山、下海，您去哪裡，我們跟到那裡。想也是，現在不讓他們跟，再過個 15，20 時，想連拐帶騙，再帶上山，呵，別傻了！暑假，童年的夢，該也最美。如同「童年」裡，期待放學，期待夏天，小孩的童年。突然間，一個踉蹌，老大跌倒了，所有人圍了過來，在步道上，「擠得」水洩不通(步道小嘛，大概 3-5 人次，即可說水洩不通，是吧！)

嘻笑的老人，不知情地尋著步道足跡跟上了步伐，也圍在人群裡。唉呀！老大竟也是老人的小孩，看了表情，OK，端詳著跌痕的傷口，OK，again。老人不加理會太多，退出核心人群，對著迎面而來的友人喊著：「看，那兒有人抓到甲蟲，快快快，可以去看看，……。」女人們不知情衝上前去，看了老半天，從老大的頭，看到老大的腳，只看到腳膝上，塗上了朱黑的碘藥，還帶了點鮮紅的色澤，直喊著，「甲蟲、甲蟲」，「在哪裡、在哪裡？」，這群人朝著女人瞧了一下，女人也回了一下眼光，全無交集。目光，大概有著這樣訊號交錯：「小孩跌倒，在擦些斑黑藥水，

哪來甲蟲，妳在叫什麼呀!」「奇怪，你們都看到甲蟲，為什麼我都没看到，咦，在哪裡啊!」

老人說話了：「你看到了嗎，甲蟲，你看到了嗎?」呵呵!這該是群眾心理學，喜歡圍觀，喜歡湊熱鬧，符合事實真相，倒也還好，穿針附會似也是大部分的情事，實在可惜。望著老大的表情，老人覺得 OK，也狠心想讓老大長大些。有人湊和著七嘴八舌，七手八腳，忙上忙下，擦上碘藥水……。老人直想著，OK 就好，別寵壞了小孩，是狠心也好，是真心也好，沒事就好。也嘀咕著：「現代人總喜談著，不要寵壞小孩，是否也真踐履在日常中呢，還是說說算了，呵，人間，大部分不都這樣嗎!」

一趟「桃源行」，沿景有著唐，王維的寫真：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
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
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
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
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
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尋幽意境的清爽自在，倒也在隨行裡，觀察了一群小孩的未來-哭喊著爬上山;調笑地跳上山;嬌嗔地黏上山;依偎地跟上山;抱怨地走上山;聊心地談上山…，您的小孩是哪一種，不覺裡，那該是未來的他/她，隱然若現。別說小孩長大會變，如果不及早發現，及早栽培/調整，天命鐵定難違!老人是這麼想的。

夜裡，山雨飄著，倍覺幽靜。打開落地窗門，二樓高的婆娑樹梢聲，伴著細雨，難以想像，山裡盛暑有著微冬的涼意。呵，怎不令人有著透心的莫名感動。清空小孩，獨留老人的夜晚，呵，想著人，釐著事，那夜裡。科技的發達，依然有著「依媚兒」的身影，送上 email，有著「小孩」的故事，寫下「暑假」，是小孩的梦想與希望。小孩的夢，不比大人的複雜，其實很容易滿足的。問他要去哪裡玩，他會喜歡這個問題的，小孩其實很容易滿足的！

~秋風/王旭正~

Shiuh-Jeng WANG